

匡世扶危生死以，大爱超然正是他一悼冯以超师兄

关品方

六月十六日

我与冯以超师兄认识超过三十九年了，这是一段不短的日子。在我们留学日本的那几年，以超兄和我一同在香港留日同学会工作。以超兄从庆应大学毕业后，我介绍他到三菱集团辖下的日本邮船株式会社香港分公司工作，更是夙缘前订。那年我刚以国费留学生的资格到一桥大学念硕士，做海运政策的研究，暂别已工作了四年的日本邮船。以超兄毕业后欲返香港谋职，因此顺理成章地我就推荐他接替我的职位，并且得获录取。早年我们在香港大专公社初识，以至其后在争取中文成为法定语文，保卫钓鱼台各种社会运动的参与中屡有并肩作战的情谊。以超兄自日本返香港后，彼此由于工作上的关系，睽违多年。及至十年前我亦鸟倦知还返港安顿后，在《新世纪论坛》竟与以超兄重逢。历经数十年的风霜雨雪，以超兄仍一贯地热衷社会及政治活动，一颗赤诚真挚的心，驱动他在寻找真理。他希望为香港、为祖国贡献出一己的力量的鸿鹄大志，仍一以贯之，从不稍移。人贵有献身的志气、胆识和恒心。以超兄几十年如一日，站稳爱国家爱民族的立场，念兹在兹，都是为祖国的繁荣富强，人民的自由幸福而不懈努力。他后来参加《新世纪论坛》做秘书长的的工作，在立法会内为几位志同道合的议员们出谋献策，充分发挥他在日本时期学到的现代政治学的精髓，对社会政治经济人与事错综复杂的判断，往往有其独到的眼光和见解。香港从反殖到回归，处处都有以超兄留下的踏实而稳重的足印。

以超兄一贯地与人民大众亲近。他看待事情的立场永远从人民大众的长远的基本利益出发。他长期以来有点耳疾，因此说话较常人的声音洪亮，偏于话多，但不会让识者厌烦。他自从知道罹患恶疾之后，更激发昂扬的生命意志，努力斗病之余，更让其积极向上求生存求贡献的精神感召他的亲朋。他可说是奋斗到最后的一刻。他最后的一篇电邮，抒发他对六四事件的看法，尤有独到之处。

以超兄在历史长河中，可能是寂寂无闻的一个斗士。其实我们每人又都何尝不然？但时代列车浩浩荡荡，历史潮流滚滚向前，正是由一批又一批的斗士努力不懈奋进前行而创造出来的。以超兄可说是壮志未酬而英年早逝。但他的志向是颇足令人感奋的。我和我的祖辈都来自广东省南海县九江乡，又同属留日的学友，又于人生各个旅程上多有携手共进的机会，因此感情特别深厚，惺惺相惜。记得去年我还曾勉励他要好好战胜病魔，还相约他病愈后重游东京位于三田和国立的庆应和一桥的校园，还有就是

匡世扶危生死以，大爱超然正是他一悼冯以超学兄

同返九江缅怀祖辈的艰辛历程。可惜这些许诺，如今都因为以超兄撒手尘环而不能实现，空余惆怅。

以超兄是虔诚的天主教徒。在基督的圣灵庇佑下，他离世他往就如同转出一道旋转门。他回归到天主的怀抱后，相信仍会关心他的亲爱的妻子莎莉还有他们的一对宝贝儿女，以至他的好友。他对中国人民以至所有生命的大爱，仍将永留在认识他的人们的心坎中。

愿以超兄在主怀好好地安息，认识你的人们将不会忘记你。你将活在我们的心中，很久很久。

水木清华志震遐，

常乐我净到仙家。

匡世扶危生死以，

大爱超然正是他。